

孟伟哉

孟伟哉文集

第三卷

黎明潮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孟伟哉文集

第三卷

今天夜里要攻打罗木山。
这一仗的指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攻必克、守必固”英雄团团长——二十九岁的周天雷。周天雷是步兵黎明。潮天晚上，他不仅要指挥将近两个团，还要指挥两个炮兵团。这是一场硬仗，周密运筹的步炮协同攻击。

罗木山位于绵延四五百里的线战的东段，地势险要，高耸雄伟，然而山顶却比较平缓，能容纳较多的部队，易守难攻。在罗木山的左侧，越过两个标高四五百米的山头，有一条南北向的公路。跨过公路，与罗木山并立相望的，是一座海拔八百米的高峰，名叫横林山，也为敌军所据守。在罗木山的右侧，则是高度四百米、三百米不等的四五个山头，像卫星围绕罗木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伟哉文集. 第3卷, 黎明潮/孟伟哉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2-010581-6

I. ①孟… II. ①孟…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④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9945 号

责任编辑 刘会军 于 敏

装帧设计 李吉庆

责任校对 吴钟璜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25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页 4

版 次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81-6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1951年初冬在朝鲜战场二线阵地



1952年初春在朝鲜战场二线阵地



1952年夏，志愿军第六十军通讯报道会议合影，后排右起第三人为作者。
作者时任一八〇师五三八团宣教股干事。

作者于1953年5月30日夏季反击战役中在一八〇师师部负伤，8月伤愈后从辽西省黑山县第六陆军医院转赴黑龙江省安达县健康第五团待命。此照摄于安达县城（现大庆市）。



目 录

黎明潮	1
巨人之歿	78
入关	86
在星光下	89
安妮丝之谜	96
美因河畔 惊心一瞬	122
五马克	127
两张美国芭蕾舞票	128
舞厅皇后	131
赵氏夫妇	141
江水静静流	147
无题(手记)	156

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

前言	164
一名水兵之死	165
一个县长之死	168
一个女医生之死	172
一个受贿者之死	175
一个不怕死而不愿在那个时候死者之死	182

一个莫名其妙者之死	188
一个饲虎者之死	192
一个幻想家之死	196
一个渴望幸福的姑娘之死	199
一个欲得熊掌者之死	204
一个艾滋病患者之死	208
一个男子汉之死	212
一个女硕士之死	217
一个女人之死	224
一个电影导演之死	229
一个丈夫之死	233
一个前乡村教师之死	236
一个饕餮者之死	243
一个神经脆弱者之死	247
两个欲创世界纪录者之亡	250
一个教授之死	255
一个死而复生的人	259
一个图财害命犯之死	264
一个淘金者之死	267
一个盗墓者之死	273
一个魔鬼之死	280
一个幸运者之死	286
一个老汉之死	291
一个汽车司机之死	293
一个疯子之死	296
一户被洪水淹没的人家	302
一个百万富翁之死	308
一个寻求美好爱情者之死	314
跋	324

亚历山大·列宁斯坦消亡之后	331
逃兵戈尔巴托夫	334
附:关于《逃兵戈尔巴托夫》的写作	387
“库尔斯克”号上的三名乌克兰军官	390
附:苏伊士运河为何过不去	434
附录一 世纪末:一个俄罗斯人悲剧命运的灵魂 拷问	唐耀华 437
附录二 逃亡,或者绝望——戈尔巴托夫或人的 生存悖论	李雪梅 450
附录三 对国际大题材的艺术新开掘	艾 斐 454
附录四 国际题材艺术空间的新拓展	唐耀华 464

附录:小说类作品集后记六篇

短篇小说集《归途》后记	474
《孟伟哉小说选》后记	475
《访问失踪者》后记	476
小说集《逃兵·表姐·蹦蹦跳》后记	477
《孟伟哉小说选》编后琐记	478
小说集《夫妇》编后记事	481

黎明潮

第一章

—

“姑妈，那是谁？”

“谁？你说谁？”

“那边散步的那个人。”

在一个安了花喷头而并不喷水的干涸的圆形水泥池边，研究员安慧娴正悠闲地踱步，陪她散步的侄女柴雅，轻声地陡然地向她提了这么个问题。

她顺着侄女的视线望去，在傍晚的太阳的金辉里，看到的是一个青年男子。她一下惊觉起来，敏感起来，凭着女性的直觉，敏感起来了。于是，随即，本能地，她又侧过头来望望侄女。而这一望，——不，只一瞥——她发觉侄女的脸面和眼里闪着异样的光泽，嘴角边有那么一种异样的笑意。她觉得她理解了侄女的意思，便把她那轻巧的精致的金架眼镜向鼻梁上推推，又仔细去看在草坪那边小路上散步的青年男子。

那真是个风度翩翩的男子：肩膀宽阔，黑发浓密，身高总在一米八左右，漫步的时候两腿笔直有力，手里握一卷儿报纸或杂志，半截袖汗衫外面的手臂，是古铜色的，结实而健美。噢，她认出来了。她

会心地一笑,对侄女柴雅说:

“他嘛,是我们所里新近评定的副研究员苏文戈,在医学微生物的研究上很有些成绩。你干吗问起他?”

“随便问问。”柴雅似乎漫不经心地回答,又继续绕着池子走。

安慧娴脸上漾过一丝儿笑容。她知道对侄女的回答不能简单理解。在这小花园里散步的有十几个人,柴雅为何独独问起苏文戈?她觉得,侄女儿是看上这个男子了,——这不是常有的事吗——而意识到这一点,她倒反而像被提醒了一件事,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事。

是呀,柴雅二十八岁了,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男友,大学没有考上,又在为考研究生自修。弟弟和弟妹,——也就是柴雅的父母——让柴雅住在她这里自学,并曾郑重托咐过她,要她关心一下柴雅的婚事,有合适的人时替柴雅介绍一个。而且,她还知道,柴雅虽暂时没有工作,心气可蛮高,想找的正是从事科学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据说,这样也有利于解决柴雅日后的工作安排和户口迁移,国家对科研骨干在这方面的困难,是优先予以照顾的。再说,她也了解,苏文戈虽然已是中年,仍旧是单身一个。只是,她和苏文戈不是一个研究室,交往不深,不晓得小伙子有没有女友,也不清楚小伙子在找女友上有什么要求和想法。这样,她脑子里蹦出的头一个问题是:自己的侄女柴雅可配得上这小伙子吗?她的心窝热乎了,脑筋转动了,仿佛一切从头做起,——重新审度自己的侄女。

晚风习习。青草闪光。树叶絮语。

姑侄俩本来走得就慢,安慧娴有意走得更慢,落在柴雅后面几步。她看看在草坪那边芙蓉树下逗留的苏文戈,把目光凝注在侄女儿身上。

噢,侄女儿的头发多么令人羡慕!黑得发亮,冷烫的花式大方优雅!嗯,这件白色的连衣裙,把她装扮得如同天使,把她的身段显示得窈窕轻捷。她个头儿也不矮呀,是高跟鞋垫的吗?不,本来就不矮,一米七十。至于面庞、五官以至肤色,都没说的,都漾溢着动

人的青春的气息！……“这是造物主的杰作！我们的小雅实在可爱，无可挑剔！”安慧娴心里这样说着，有几分愉快和骄傲的感觉。她好像头一次认真地研究侄女，并且有了新的发现。反正是嫡亲的侄女儿，没有什么话不好讲，于是，她紧走几步，半真半假，逗趣似的说：

“小雅，告诉姑妈，你是不是喜欢那个人？”

柴雅倒不浅薄。听姑妈这么一说，她娇情中反有些嗔怪了：

“姑妈！瞧您说的，一个女孩子哪能随便就喜欢一个男人！”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喜欢像苏文戈这种类型的小伙子？”

柴雅把一只手勾在安慧娴肘臂上，头贴着安慧娴的肩，白净的颜面显出红晕，说：

“姑妈！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人不可貌相’吗？”

“是呀，孩子！”安慧娴觉得和侄女儿靠在一起很舒坦。她推一下她的金边儿眼镜，喜气洋洋地望着蔚蓝的天空，说，“也有一句话，叫做‘一见钟情’呀！”

“姑妈！那是小说家和诗人的胡掰。多少一见钟情的人闹成了悲剧呵！比较起来，还是人不可貌相更有真理性。”

安慧娴亲昵地用手指点点柴雅的前额，笑咪咪地说：

“你这个小脑瓜儿里还有点儿思想嘛！”

二

这天晚上，安慧娴一破惯例，连电视新闻都没有看，便出去串门了。

柴雅和姑父、保姆看完电视新闻，从姑父书房里随便拿了一本《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想读几页；也真读了几页，却入不了脑子，记不住读过的内容。她猜想姑妈准是去打听苏文戈的底细去了。这倒使她不能安神了。她一会儿在屋子里走一走，一会儿在椅子上坐一坐，一会儿又到床上靠一靠，眼面

前老晃着苏文戈的影子,然而并没有任何兴奋的幻想和幸福的遐想。想什么呢?八字没一撇,连人家的什么情况还不了解呢。她心神不定地等待着姑妈归来,预感到今天也许要发生什么事儿。

大约九点半的时候,她听到套间的门响,凭脚步声,知道是姑妈回来了。她忙从床上起来,坐到椅子上,装作在台灯下看书的样子,其实是等姑妈进自己屋里来。她心里莫名其妙的有点儿紧张,外表上尽量保持镇静。可是姑妈没有来,到姑父的书房去了。于是,她好奇地更为紧张地想听到两位老人的谈话,然而什么也听不见。她觉得好笑,自己也许猜错了,姑妈也许是去办别的事。不过,一想到姑妈如果真的没有关心自己的事,她心头又有点儿惆怅。“唉,何必自扰!……”她这么慰藉着自己,埋头到书本上。书上的字儿入眼不入心,她还是不知道自己看了些什么。——沉思的白发苍苍的爱因斯坦衔着一只烟斗。这科学家的形象和思想尽管伟大而光辉,这阵儿却不能摄住一个姑娘的心魄。

十点了。她有一种疲倦而无望的感觉,想睡,刚从椅子上立起,姑妈敲门了。

“小雅,睡了吗?”

“没呢,姑妈。”

姑妈进来了。柴雅若无其事地望着姑妈的脸色,说:

“您坐,姑妈。”

安慧娴踱了几步,坐到椅子上,仿佛喘了喘气,才强压着恼怒,突然说:

“小雅!死了心吧,另外找。世界大得很。好小伙子有的是。姑妈去过了,跟苏文戈谈过了。这是个怪人,不值得你喜欢。”

“姑妈!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他啦?”柴雅像受到突然袭击,深感委屈。

安慧娴又从椅子上站起来,缓缓走动着,自言自语般地说:

“亏他还是个副研究员呢,原来如此!嗨!我瞧他神经不大正常。”

柴雅愣怔了，盯着安慧娴的背影说：

“姑妈，您干吗生这么大气？”

“小雅，好孩子！”安慧娴回转身子，尽力温和地说，“好好睡吧，不谈他了。”

柴雅哭笑不得，说道：

“姑妈，谁要谈他呀！可是您出去一趟生了一肚子气回来，明明是为了我，又把我坠到五里雾中，糊里糊涂地我能睡着吗？人家还担心您的身体呢！”

柴雅的话说得又在理又亲切。安慧娴冷静了。她走过来拉柴雅和自己一起在床上坐下，亲爱地抱住柴雅的肩头，抚慰地说：

“我找苏文戈谈了。他还没有女朋友。可是——”

柴雅警觉地忙问：

“您向他提起我啦？”

“傻闺女，姑妈哪能那么笨！”安慧娴抚着柴雅的头说，“令人遗憾的是，他反而主动提到了你。可说到正题，他一会儿说他也许永远不会结婚，一会儿又竟然说他要找的是一位太太、主妇和妻子，而不是爱人和干部——”

“那他怎么说到我呢？”

“他说，他早注意到了我有你这么个侄女儿。他说，如果你和我能够赞同他的见解，他倒是乐于跟你讨论讨论——”

“见解？讨论讨论？他真是这么说的？”

“孩子！姑妈虽然老了，记忆力还算可以。人家说得多了，什么经济学啰，社会学啰，家政学啰，核心是娶一位妻子和主妇，而不是爱人和干部，这咱能同意吗？你说，你同意吗？……”

“您不是说他不结婚吗？”

“是呀！这话他也说过。所以我说他神经不正常呢。可是一说到结婚，——噢，对了，人家说的是‘假使结婚的话’，又有一大套怪道理了……”

“姑妈！我求您，快别说了。”

安慧娴不言声了。她抚抚柴雅的肩，拍拍柴雅的头，最后在叹息中说了“安心睡”，才缓缓离去。

只剩下柴雅一个人了。她站在寂静的、灯光柔和的屋子里发愣。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简直不能相信这件事。她仿佛又看到了苏文戈，忽然有一种受一个疯子侮辱的感觉。于是，她由愣怔而转为微微发抖，真正生气了。她那线条柔和的面孔忽然变得有棱有角，像布上一层阴云。她脑海中的苏文戈消失了，像被什么东西抹去了，然而她却对着墙壁恶狠狠地——当然是低声地——骂道：

“可恶！真可恶！……”

三

安慧娴让侄女儿“安心睡”，但是心理学家根据下面这封信，可能会作出相反的判断——

可尊敬的副研究员先生！

请问：一个人在什么情形下才会产生抗议的心理？请问：假如一个女性感到她受了你的某种嘲弄，你以为她不会作出任何反应吗？先生！如果你以为受到侮辱的人会麻木不仁，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上帝赐给你一双眼睛，让你看见了世界上一个女子，用你自己的辞令说，你“注意到了她”。然而你在注意到她时所想的却是“太太”、“妻子”和“主妇”，竟不是一个爱人，尤其不是一个干部！——这就是你对一个当代姑娘的侮辱，尽管她没有当面听到你的话（这得谢谢上帝）。

先生！你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时代吗？很遗憾！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在一个新的世纪就要到来的时候，你竟然高谈什么“太太”、“妻子”和“主妇”，可见你的思想多么陈腐。

清醒一些吧，先生！好生调理一下你的神经吧，先生！你

在梦呓和幻想，现实将会把你碰得鼻青脸肿！被你“注意到”的姑娘一点也不感到荣幸，而是相反。你应该懂得，妇女依附和附属于男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请原谅！如果这封短笺扰乱了你那平静的心和甜蜜的梦，令你的神经更紊乱，这只能如一句成语所说：咎由自取！

对不起！为这样的事署名我觉得恶心。然而不署名不等于匿名。在你的视野里，你不是曾经“注意到”我吗？我是光明磊落的！

四

过了三天，一个午后，苏文戈刚打了个盹儿，闹钟响了。他赶紧起来准备去用凉水冲冲头，却发现从门底下塞进来一封信。他没有留心信皮上的邮戳和邮票，引起他注意的，是没有发信的地址。他急忙拆开来，看罢，不禁哑然失笑。“……噢呵！天大的误解，可是，信写得颇有文采！……”他心里这么叫着苦又这么赞叹着，说不上是焦急还是兴奋，直想把隔壁的另一个单身汉叫过来聊一聊。当然，他终于没有这么莽撞。

这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苏文戈把柴雅未署名的怒火般的信再细读几遍，摇了摇头，笑了笑，就伏案写起回信来。这封信，也可以作为某个博物馆的将来的收藏品，当然首先是当代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一个研究素材——

柴雅同志，你好！

拜读大札，不胜惊讶。字里行间雷霆滚滚，言语之间怒火熊熊，你是不是有点儿欠考虑而又太过敏了？

你可能永远不希望听到我的反响。而我，由于事关誉毁，实有必要稍作澄清。

令姑妈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微生物学者，在微生物学的领域，我们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是一个学派。但是看来，在宏观

的领域,在关于当今我国的爱情、婚姻、家庭、就业和社会分工诸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颇为歧异的。因此,她未能详尽而准确地转述我的意思,就不难理解了,这叫做偏见妨碍了科学。

我与令姑妈虽交往不深,也还能说说笑话。那天晚间她光临我的宿舍,兴致极好。她落落大方地询问我的生辰八字,我就问她是不是想帮我的忙?她笑而无语地点头,以长者的口吻反问:“怎么,难道你不欢迎吗?”我说:“当然欢迎,当然欢迎!不过,我得首先声明我还不曾考虑好是不是一定要结婚,其次,假使要结婚的话,我得把我的某些见解向您说叨说叨……”这样,我们就摇着扇子喝着茶,随便谈起来了。不错,我对她说过假使结婚的话,我要娶的是一位“太太”、“妻子”、“主妇”,而不是“爱人”,不是“干部”,但我是有解释的。

我向令姑妈说:我上大学时,我们的系主任曾讲过“爱人”这称呼不科学,含混,分不清是男是女,也判不明已婚未婚,倒不如“丈夫”、“夫人”、“太太”、“妻子”、“主妇”这些叫法明白准确(他还说过,“爱人”在有些国家的人听来,就是情夫、情妇)……我说我倒是同意我的老师的这种说法,我要是结了婚,就不叫“爱人”,而是叫“太太”、“妻子”、“主妇”。这当然要看场合而定……令姑妈同我发生争论,说“夫人、太太之称是资产阶级的,妻子、主妇之谓是封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我说话言没有阶级性,不能认为叫“爱人”和“对象”才是无产阶级,外交场合不都是用“先生”、“夫人”、“女士”吗?……我们的争论是愉快而有礼貌的,讲的话当然还很多,但大致说来就是如此;这是一。

另外,不必讳言,我确曾向令姑妈讲过:我正在业余时间思考着爱情、婚姻、家庭、就业和社会分工等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是迄今人类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全球性的,就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亦并非不重大的事情。我还向令姑妈说:根据我的见闻和思考,如果我终于决定结婚,那

么,我要找的是一位主持家政的妻子,也就是一位“家庭总理”,而不是一位直接向国家领取工资的职工——干部;当然,这得以真正的平等、互爱和对方与我观点相同为第一个前提,我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伴侣也许永远是一个未知数。你大概已经了解,在这一层上,令姑妈同我的争论是更为热烈的。她认为我是“把历史拉向后退”,我自认为我是从实际出发推动历史前进,谁也不能说服谁。因此,在这里,要向你把我的想法解释清楚是太困难了,而且也不一定有此必要。我可以郑重声明的是:假如我结婚而不采取双职工的方式,绝非出于男性的自私,绝非大男子主义,绝非要任何女性依附于我或附属于我!同志!大自然不仅赐给我眼睛,还赐给我头脑。而我的头脑里所想的是:只要具备必需的条件,我这个男子也可以主持家政,当“家庭总理”,由女方去从事社会公务……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家事与国事、家政与国政,密切相关,家事与家政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而崇高的职责和职业。在汉语里,我们的老祖宗造出“国家”这个词儿,太有道理了……同志!我想,话说及此,我的灵魂大约可得到拯救,我的罪名大约可得到洗刷,你的心头之火,大约可得到平息了吧?

至于说到我注意到你,那是在谈到正题之前,我向令姑妈说:“您的侄女和您在一起散步,亲热得犹如母女呵!她对这些问题怎么看呢?有兴趣讨论吗?”令姑妈对我的母女之说十分高兴;如此而已。

是的,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的黎明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而伟大的改革。但是,我们应该怎样迎接那新的世纪,应该怎样进入那新的世纪呢?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胜利地进入那未来的岁月呢?这,即使从爱情、婚姻、家庭、就业和社会分工的角度论,亦并非等闲之事。人们究竟认为这些问题是互相孤立还是紧密联系的呢?人们究竟应该怎样合理地科学地规划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呢?如此等等,我并不认为纯系个